

| 中国现代才女经典文丛 |

凌叔华文集

上

LINGSHUHUA WENJI



这些特别的女性，在男人做为主宰的社会里并没有刻意去追求更多的个人享受，但她们，用自己的笔，刻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

那是女人的“味”，那是个性的“香”，那是精神的“美”，那是智慧的“光”！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国现代才女经典文丛”总序

傅光明

作家们的创作动机，恰如陈西滢先生所说，“非常混杂”，“也许是心有所感，不得不写下来；也许是好名，也许是想换夜饭来，也许是博得爱人的一餐。”而这里的八位现代女作家，却无一例外均属“心有所感”型，情动于衷，不得不写下来。

女性小说的崛起始自“五四”那个大变革的时代，变革当然主要来自男权社会的呼吁和行动，因为女性生活才刚在那个变革漩涡里开始拓展，还不足以构成推动历史的主要力量。但就像地球板块间的运动，一个空间的拓展意味着对其他空间的挤压。这些活生生的碰撞和冲击在敏感的女性内心所激起的波澜，实在不亚于一场火山喷发。生活给了她们比先辈们更多的欢乐和痛苦，也在中国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赐予她们将这些感受表达出来的机会。社会开始关注女性在这场变革中的际遇，新文学刊物接纳了她们，读者因为她们是女性而更愿意关注这些作品。

一切外部条件都在不知不觉中成熟了，只剩下一个问题：中国女性是否具有文学的禀赋，用最恰当的形式表现她们独特的情感世界。

这已经是发生在本世纪前半叶的事情，世纪回眸，再来读这批女作家的作品，是否会觉到从箱底翻出老祖母的衣服展览一样过时呢？我相信答案是否定的。读者的心情也一定是和我一样。七八十年在文学史上是极短的一瞬，但对评估作家作品的价值却足够了。二十年代冰心的诗意抒情，庐隐的悲愁哀怨，苏雪林的清爽遒劲，凌叔华的疏朗飘逸，以及石评梅的豪情壮怀，再到三十年代萧红的凄切忧婉，丁玲的敏锐犀利，从



没被后代的女作家们所淹没。相反，随着时代的流转，她们的作品更像那陈年的佳酿，芳香四溢，滋味醇厚，显示出种种当今女作家们所不具有的感人魅力。这也是那一代女作家被奉为才女的原因所在。

说到中国的才女，人们会自然联想到古代的班昭、蔡文姬、李清照，但与男性文人相比，她们的数量实在少得可怜。即便现代才女，数量相对集中，且有的还被批评家冠以某某派，也难与同时代的男作家比肩。

近代以来，关于女子是否适于文学创作，大体有三种意见：“不适于”、“最宜于”和“亦宜于”。有学者认为“妇人的缺点，在生理上是有一期间会失却理性的调节而被支配于盲目的感情的歇斯底理，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妇人，也会带着生理的事实。因为这种情形的多，遂致偏于感情的，而理性的发育不健全……因为有了这样的弱点，所以一部分的描写能够非常细腻，而且能够下极敏锐的观察，但全体的观察和思量却非常缺乏，……妇人既偏于感情的，所以大概短于思索和批评，不愿推理的运用头脑，妇人的作物，所以富于情绪的分分子而缺少思想的暗示。”不用说，这是一种短见。

现代女作家的写作成长几乎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同步，也便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范本。古代作品又被“五四”的激烈变革封入“老古玩店”。以语言文字，谋篇布局，到表现内容，她们都必须同男作家们一样重新探索。没有比形式和内容的创新更能刺激一个作家的创作欲望了。

当一个女性认识到自己的体验具有文学价值，而必须创造词汇尽情把它们表达完美时，她们的内心该处于一种何等美妙的状态。这些词汇在汉语词典上也许没有规范的解释，但一经才女们的手，这些词汇组构的文学作品才成了独特和不可替代的。

闻一多先生曾说，诗歌创作犹如带着镣铐跳舞。其实，这个比喻适用于诗歌以外的其他文学形式。任何体裁的创作都像舞者是在一定规范束缚下表达自我。失去了对束缚的度的把

握，任何内容都会变得没有艺术价值。现代才女们凭着天赋从一拿起笔就对此有深刻的自觉。她们大都从写小说开始创作，其作品与古代话本、章回小说和欧美源于叙述故事的小说截然不同。尽管中国古代文化和欧美文明滋养了现代才女的才华，但她们非常清楚自我的独特性，因而不会延袭任何一种类型。她们的独特之一便是东方女性的生命形态和诗化情怀，她们的小说无不浸淫着诗意，无论是活泼明朗的抒写，还是若隐若现的伤怀。因此，她们的小说，多带有散文化特征，也许说兼有小说的精微细致和散文的闲散冲淡更准确。

“五四”所带来的动荡和冲击，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许多根深蒂固的旧有观念，对女性的态度尤其如此。虽然凭了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仍很盛行，自由恋爱已得到认可；大多数女性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但知识女性开始受到上层社会的欢迎；宗法制度压制女性表达独立的愿望，要求女权解放、个性独立的反抗正赢得广泛的支持。这些相互矛盾的现象使一批正处在青春期的少女有了与前辈人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她们一方面尊重自己的情感，把母爱、情爱、性爱和对自然乃至万物之爱，作为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一方面随时准备为捍卫情感牺牲青春、家庭以至生命。当然，从思索到行动，每个女性的感受程度、表达方式不尽相同，有激烈者，如庐隐、萧红、丁玲；有温婉者，如冰心、凌叔华；有趋于保守者，如苏雪林。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忠实自我，绝不为任何其他的理由，哪怕是高尚的理由，而掩饰、扭曲真实的感情。这一点就是同时代许多男作家都不能做到。

由于在叙述语言、题材形式和思想内涵上勇于探索，现代才女们成为中国女性文学的真正拓荒者，并泽被着一代又一代的后继者，从张爱玲、苏青、梅娘、林海音、张秀亚、茹志鹃、张抗抗、王安忆、铁凝，以至陈染、林白、须兰等。

对女性文学常有两种误解，一是女性作品常被男批评家们指摘为创作面窄。言外之意，男性作品则创作面宽。若就群体

而言，男性作家作品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也即是说涵盖了女性生活。以此推论，女性作家作品只是重复了男性作家的写作或曰淹没于男性话语之中，而没有了存在价值。这当然不对。读者读过她们的作品就会明了。若对个体男性作家而言，则会说男作家的创作比女作家的创作更具广度。这种广度可能指题材的选择、情感的表达以及人物的刻画等。我以为这种说法是在肯定了男性作品作为文学作品成功的重要因素——个性的同时，却抹杀了女性作品个性的存在权利。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成为“百科全书”，他所涉及的题材及生活层面再宽阔，也不可能穷尽世间万物；他表现的感情再具代表性，也仅是其个人的体验；他所表现的人物再丰富，也不过是他个人生活中接触或想象出来的。假设真有位全能的天才作家表现了所有的题材、感情和人物，那么他的叙述方式能囊括所有作家的表现手段吗？绝对不能。文学风格意味着个性，没有个性的作品怎么谈得上艺术性。一个成熟女作家的文学世界与任何一个成熟男作家所描绘的一样都是个性化的展现。

第二个误解是认为开启一代女性文学之风的作品因内容的幼稚和形式的粗糙而影响了其艺术性。这就仿如说原始艺术品的艺术性比不上后世艺术家的作品。欣赏任何一种艺术都有个认同过程，不同风格的艺术品会由于欣赏对象接受态度的不同而遭到不同的待遇。有的一出笼即红透云天，也许它只是过眼尘烟；有的初遭冷落，但时间这一无情的批评家证明它是真的艺术。真正艺术的美是独特的，也是持久的。民歌美在淡远质朴，神话美在想象得不着边际，童话则美在它的天真无邪。如果总是用一种主义的眼光去审美，许多美的东西反会失去内在的艺术精神。读“五四”后一代才女们的作品也是如此，她们精心塑造的一个个女性人物，反抗宗法社会的层层桎梏，今天的读者已难以想象；她们欲爱不敢，欲恨不得的感情，在今天敢爱敢恨，敢欲敢死的女性面前，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才女们在女性话语里表达出的性爱观念，与陈染、林白们的

“超性别意识”相比，已原始得像一片枯叶的标本；她们的话语方式同种种“欲望叙事”、“文本实验”等并陈，已失去了亮丽的光泽。但这绝不意味着她们的作品失去了美。恰恰相反，由于再也回不到那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只有透过她们去领略其实是超越时代的女人的爱欲、自由、理想和痛苦的真实。

我记得有位老学者这样写道：“女性底文学，实在是婉约文学的核心，实在是文学天国里面的一个最美丽的花园，我们只看见许多文人学士在那里做妇人语，我们只看见许多诗人在摇头摆尾地模拟那旖旎的情歌，……这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像的……婉约而温柔的文学，总得女性来做才能更像样，……可不是，无论文人怎样肆力去体会女子的心情，总不如妇女自己所了解的真切；无论文人怎样描写闺怨传神，总不如妇女自己表现自己的恰称。”就女性写女性来看，的确是这样。一个男人是不大能窥透女人生活的某些层面，女人们微妙的心理情感、情欲体验，那份真切、细腻、亲昵到旖旎幽微的滋味，怕是男性作家所难以企及的。

文学的成就不能单以性别论优劣。男人们头脑里女人的文字好像只能是闺阁幽怨，充其量是给霸权的男性话语补白助兴。“五四”一代女作家不再羞答答地躲藏于香阁绣幕下，而是傲然地以与男作家平等的地位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代开拓者。她们的出身门第和才学修养不逊于任何一位男作家。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凌叔华、苏雪林，都出身于官宦人家、书香门第或已渐破落的旧式家庭。正因此，她们对旧制度、旧家族的抨击反抗，对社会、文化新思潮的认同参与才更猛烈和急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四”才女的第一批创作成果是“问题小说”也就顺理成章，是历史的必然了。

文学是感情的产物，而女性的性格特征，最富于感情，女人写起女人也就更擅长。现代才女们写得最多的是妇女题材，以致有的男批评家愿意把拓展了题材的才女作品说成看不出是女性的写作当成一种奖赏，似乎女作家是专为写女人而生，甚



至有简单到把女性写女人的性及其他视为女性写作，把女性写男人的性及其他视为女权写作。世上只有人的文学，却没有男人的文学和女人的文学。事实上，清楚了这再简单不过的一点，一切关于女性主义的文学的锁定便显得毫无意义，说肤浅也可以。

基于这一点，女性文学的真正含义应当是指女性写的文学作品，而非女性写作本身。单把女性文学挑出来示众，倒有文学本该是男性专利的味道，似乎女性文学成了文学的妾。

无论小说、散文，才女们的语言风格多富有抒情性和音乐感，这使她们的作品在承继了古代才女诗、词、曲、赋韵文文学的基础上更把这个传统发扬在了小说和散文创作上。二十年代的冰心、凌叔华如此；到三十年代，丁玲、萧红在情感浓度和抒写张力上都较前深刻强烈，刻划人物也更往心理深层挖掘，但文字的美致韵味依然。及至才惊艳绝的张爱玲，更把女性写作引至一个意象丰富、情韵精微、充满了光华神致的境界，制造出“张迷”无数，成为许多后继才女们的大圣先师。

感谢北京燕山出版社肯花精力和财力出版这样一套“中国现代才女经典文丛”，这里的“现代”是特指1919—1949年，这段“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历史时期。入选的八位才女主要活动在20世纪的20—30年代，所选作品也基本限定在她们创作的“现代”阶段，因选家多是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代表性毋庸置疑。

由于版权等诸多原因，林徽音、张爱玲、苏青、白薇等未及入选，是个遗憾，只好待将来条件允许，再续选续出。

感谢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先生及其长子夏祖焯先生鼎力相助，解决了文坛常青树百岁老人苏雪林先生，以及旅居美国的谢冰莹先生的版权问题。

拉杂到此，聊作序。



目 录

小 说

- 女儿身世太凄凉 (1)
 酒后 (10)
 绣枕 (15)
 中秋晚 (19)
 花之寺 (27)
 有福气的人 (34)
 太太 (41)
 说有这么一回事 (48)
 绮霞 (57)
 小刘 (70)
 李先生 (84)
 杨妈 (92)
 送车 (104)
 疯了的诗人 (113)
 小哥儿俩 (132)
 小蛤蟆 (143)
 凤凰 (152)
 小英 (161)
 开瑟琳 (166)



| | |
|-----------|-------|
| 生日 | (174) |
| 倪云林 | (181) |
| 异国 | (188) |
| 古韵 | (195) |

散 文

| | |
|----------------|-------|
| 登富士山 | (309) |
| 泰山曲阜纪游 | (318) |
| 爱山庐梦影 | (332) |
| 记我所知道的槟城 | (340) |
| 重游日本记 | (348) |



小说

女儿身世太凄凉

当暮春三月的一个早晨，花园草长了，桃李花落了一地。暖和的风，时时还吹起地上的花片，与蝴蝶一同跳舞。那无知的蜜蜂，还嗡嗡的飞来飞去采蜜，他们似乎还不知道花已落完了。那高才过墙的桃李树，满出了新叶子，从那嫩黄的疏叶中，露出几个小桃，小李。园门口的垂柳树正对着国主人的小姐妆楼。微风荡漾着那柳条，一丝一丝的飞向东飞向西的，好象东亚美人梳发，及西洋歌女跳舞。枝头上的咕咕鸟，看了这种风光，益发缩起脖子，目不转睛的对住花园叫，“咕咕，咕咕……”的。

温柔无赖的东风，忽的吹开那妆楼的葱绿纱窗了，只见临窗坐着两个女子，他们虽不似小说上常说的小姐，具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可是也不是普通所见的一样。一个是穿凝杏黄衫子在靠窗口一张贵妃床半睡半坐的支颐着视园中花木，青黄的面，虽涂了些胭脂，也盖不上那愁病的色，可是长眉细目，另有多病佳人的风致。那一个是穿了一身浅红的衣裳，坐在一张摇椅上，随那椅摇来摇去，态度非常活泼，论那面目，却也粉面朱唇，骄傲中露出乐天之状。只听那瘦的女子道：“表姐，我听那鸟叫咕咕，我想起昨天姑姑托我的事了。”她拿起一块粉红的手绢，里头似乎包着些东西，很郑重的轻舒素手，把它打开，“姑姑说叫我劝劝你，别总死心眼的讲平等自由，自由平等非但不是女儿家可以讲的，就是大爷们也不能呢，这是一张王总长大少爷的玉照，”她说。拿手绢捂着那微红的小嘴，笑了一笑接下说：“表姊呀！姑姑说叫你看看这人像貌怎样，开心见诚的告诉我，别似上几回那样给你男人像片看就掷地，你反说姑姑管束你的自

由，跟你作买卖式的婚姻，跟你丢人。咳！表姊呀，不是我多口，父母没有不疼惜儿女的，你终身的事他们比你还小心哪，再说……”话未完那粉红衣裳女子接着说：“婉兰，我常说你太老实了。哼，象你那样被父母买卖的婚姻，我是受不了的。难为你还说，父母没有不小心的呢。总长少爷也罢，总统少爷也罢，我没见过，没谈过一次，那是提不了婚姻二字的。婉兰我也不看那相片了，你照这样回我娘罢。”

“表姊，你又来这套话了，我既然受了姑姑的托咐，叫我怎么好拿这空洞洞冷清清的话回她呢。再说你已过了标梅时期，女大当嫁，倒也不是一件可以推托的事。不是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象你现在这样倒是很多青春少年人来拜倒石榴裙下的。茶会哪，”跳舞哪，看戏哪，他们都争先恐后的侍候你。哼，他们这样，你猜安好心眼么，他们不过一来藉此巴结你父亲的钱财势力，二来他们可以饱飧小姐的佳容就是了。中国男子，到了二十岁，谁没有妻子在家呀？我常听他们说某人某人对他发牢骚说某某小姐真爱他常常语言中含了一种怨他有了妻子意思，只好愿结来生未了缘了。某人某人又说那某经理的小姐，常不许他回家见老婆，小姐一步离不开他了。有一回，他醉了，拉着小姐求送他回家。那小姐居然不客气，与他同乘汽车送他。车上怎样任情调笑，也没人看见，那小姐说这样子坐一年车，也不生厌呢。”“听他自己放屁吧！”那女子怒说：“表姊呀，我就说是呢，中国讲男女社交公开，不够程度，常常叫女子方面吃亏的。表姐见识高广，我的意思对不对你必是能判断的，象你这样年纪家世，还不好好的叫父母替你小心找一个，过几年，不做续弦，也找不出好丈夫了、好儿子谁不早就有了妻子呀。我劝你还是平平心，听姑姑替你找好吧，这王大少爷不……”“哈哈，婉兰越长越妈妈气了。谢谢你，不要费话了，你照照镜子，你那小脸多么青黄啊。呀，莫不是你那李三少爷出了什么特别情形吗？本来那孩子也太不顾舆论了。婉兰，我告诉你一句话，你可千万莫生气，那三少爷听说晚上，在书房里与他母亲的大丫头银香双宿双飞呢。他母亲明知道这事，但又不敢说他两人。现在说那丫头已经有了



身四个月了。老太太不但不生气，还张罗叫她吃保胎丸，说，若是生了男孩子，将来娶你过去还不许你叫这丫头名字，只可叫他妹妹呢，哼，那不是与你平辈了么？”那表姊只管说，不提防她表妹婉兰已经哭的泪人儿似的，只见她面色更加青白，抽抽咽咽的，止不住了。

“婉兰，我说你不许生气。你又不听了。我早想告诉你这事，不过怕你难受，不讲了。快别这样子我还索性告诉你吧，等你也知道旧式婚姻真是腐败到家呢！”

“表姊，我……，我不哭啦，你索性做好人做到底吧！咳，天呀！叫我将来怎过呀？”她擦了擦眼泪又无声饮泣起来。

“咳，罢了！我走了。回头舅妈看你这样，问起根由，一定抱怨我的。好在你又没过门，事还可改的，不要太认真了！”

“表姊！请你放心说完了再走，我一定不告诉我娘是你说的。”

“婉兰，你要看开点，不要太拘泥。本来订婚时你也太草率了，自己也不看一看这人到底品性怎样的。”

“我那里知道这事呀！直到我去娘柜里找出红绿缎匹，查问小丫环才知道呢！”

“我真忍不住了，现在告诉完你吧。他们家怕那丫头在你未进门前生下小孩，于面上不好看，所以就送了吉日过来，叫舅舅预备你的喜事，舅舅知道这原故，满心想推了他们，但是舅妈说女儿终归系人家的人，这次得罪他们，以后你更难做人了。她昨个哭了一天，好容易我们劝住她呢。现在已经答应他们定好黄道吉日五月初二了。婉兰呀，只有一个月了，看你自己打主意吧。”

“我！我不去，我死也不去他们那里。”婉兰抽抽咽咽又哭起来。

“那样子只可离婚吧。要离婚，现在倒是好时候。好在未过门，又没一男半女，离了婚，岂不是仍然干干净净，还你自由身吗？象你这样才貌身分，怕没有好丈夫吗？”

“表姊呀，离婚倒是干净爽快，但是我父母必不答应，我若是不顾他们愿不愿就去做，那不气坏他们了拉？咳，那样，我是



做不出。”

这两人正在悲愤的时候，忽听有小脚步声，蹬蹬的上楼梯一路喊，

“表小姐在这里么？姑太太打发人来请了好几次哪，说华家两位少爷和孙总裁的少爷都在府上等小姐一齐出门呢。”

那老妈子一路说已经走进门来，看见这两位小姐的神气，倒呆了。站在门旁，一声不发。

“郭妈，站住做什么？快倒洗面水来，等表小姐洗面。”婉兰有气没力的发作道。

不多工夫，表小姐已经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临行时，握住婉兰的手说道，

“婉兰，你自己终身的事，千万不要为顺从父母，失掉了自己一生的快乐。可惜，你还未退婚，不然，那华家三公子，倒是一表人才，我可以介绍他给你呢。”

“表姊小点声吧。若叫人听见，岂不造我谣言吗？五姨娘前天对爹爹说，我有两个男朋友，给我写情书呢。总而言之，我命不如人，我也不想这一生有什么快乐了！”她眼圈一红，泪又滴了下来，只听见楼底下一片声喧。

“表小姐，明朝会，再来呀，请姑太太今夜来打八圈，记住呀。”“表小姐，明朝来帮我上九章买衣料吧。你表妹懒极哪。少不得，将来表小姐喜事，也叫婉兰尽心尽力地去帮你呢，明朝定归来咯。”接着汽车呜呜声，把那如花似玉的表小姐送走了。

婉兰无精打采的擦干泪痕，懒洋洋的仍躺在贵妃床上。看窗外一片一片的落花，与那成双整对的飞蝶，她芳心似乎大受感触似的，从那樱口中嘘出两句似断不断，一似悟不悟的话来。

“咳，也不过怎样罢了！人生死活都是刹那间事，何苦认真呢？”

那一去不回的光阴，忽忽的已过了一个整年了。又到了第二个暮春天气，那花园里，仍然是草长花飞。那春风仍是吹人欲困的。那垂杨柳仍旧的柔条摇摆，那咕咕鸟还“咕咕咕咕”的叫个不住。杨柳对过的小楼，湘帘半卷，时时吹出些药味，夹杂些香



炉烟，徐徐的出来，贵妃床还是躺着一个女子，鬓角眉弯，都剃过，一看就知那女子已出嫁了，现在是归守时候，她仍是青黄的肉色，眉峰紧蹙，泪光点点，不用说她必定受了多少苦恼，说不出，道不完的。

贵妃床的旁边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妇人，穿了一身黑花丝褐，细高身材，瓜子脸，半老佳人，倒也不恶，惟独眉心眼角，隐隐露出含怨受屈的神气来。她手拿一杯药，很柔声和气的说道：

“大小姐喝完这杯罢，你娘说看父母面上，你是要保重身子的。只要你今天好了，她明天病就退了。大夫说你的病已退了八成，她非常喜欢，昨天她叫人给她饭吃呢。大夫说，你的病是郁恼成的。有气时，哭一顿，说出来，倒也不致于病了。大小姐，你也太好了。从来没听你说过一句他们那头的家事。怎样委屈，你也没对爹娘哭过一次，咳，怎会不闷出病来呢。”

“三姨娘，谢谢你哪。”婉兰伸手接那杯药，慢吞吞饮完，说道：

“三姨娘呀，今天趁人人都出街，我不妨跟你说说我的苦处，可是，你不要跟我娘说呵。我自从去年春天知道要嫁这样一个荒唐男子，我没有一晚上不落泪的。嫁了以后，只盼望他爱我并那有喜的丫头，我不过事事让他些，也就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了。新婚的头一个月，他倒是寸步不离我左右，当着客人，也跟我做很亲热的态度，被我痛戒他几次，他反说我是没情的女人。我看见婆婆及银香常常的含怒含怨的看我，我不得不就和他开心见诚的说，叫他收起那丫头做偏房，并劝他去她那里过夜。他拼命的不肯去，有两晚上，我锁他在银香房里，他开窗户出来拍我屋门，我不肯开，他气愤极了，骂我无情无义，且说我贪图贤德的名，反叫他两头奔波。那晚上，就找朋友打茶围解闷去了。婆婆不但不怨他儿子行为乖妄，反怪我假惺惺，逼丈夫逛窑子。银香说，少爷待她那样没情，是我调唆的，我孤身处此两难之间，每天见的不是怨容也是怒色。他呢，也就变了，每天总是晚上两三点回来，醉薰薰的满口胡言乱语。一回说我象花小宝，一回又叫我林



平脚，在人前动手动口的做那局促态度，把我羞的什么的。他口袋里，不时的带回些香巾哪，头发哪，相片哪，他还津津的告诉我，这是谁的定情东西，那肉麻的相片。摆了一房子，我怕人看见，收起来，他反笑我妒嫉纸片呢。那银香自从失宠，迁怒于我，朝夕的在婆婆面前学是非。那老太太就指鸡骂狗的，说狐狸精哪，不要脸的女人哪，宁愿叫男人逛堂子，不叫他亲近家里人。咳，闲言闲语，叫人气死。我没有一天不哭两三次的，虽然，不短衣服，不短钱的供给我，可是心里愁苦，都是没用的。”

“我十二月初，病倒了，发烧到一百零七度，婆婆还说我装病，诈男人娇，那没出息女婿，倒是坐我房内守了几天，无聊无赖的引我说笑，一天里电话十多回，来找他不是什么班，就是什么里的窑姐找他去，整天吱吱喳喳的，打电话，惹得我心更烦。病更重了，足足这样的受了两个礼拜，稍好点又要预备过年的人情，正月里不是我又病倒了么！咳！”

婉兰眼圈又红了，声又咽住了。

“大小姐呵，姑爷对你感情，总归不算错个，”三姨娘说。

“哼，罢了，冷一阵，热一阵的，没有一些真情义，这些日子，玩够看够，也和银香一般。去年我刚好了，他还和我商量娶那羞花、闭月两姐妹作妾呢。我怕和婆婆说，他拼命的央求我，到底我没有大胆答应他，他骂我吃醋不贤，我只好忍气吞声的受了。姨娘呀，还有什么过头！早知道日子越过越苦，如此结果，我恨不当初，一刀两断的，退婚省事哪。我表姐已经劝了我好几次，我不听她，现在后悔不及了，她们那样多舒心呵”

“咳，别提表小姐了，说起叫人伤心。”

“怎回的事呀？”

“大小姐呵，你听见千万不要悲痛，她已经死了两个月了。”

“呀！她怎死的？为什么我并不知呢？”婉兰热泪纷下，越拭越不干。

“你病重那时她死的，她为人也太好自由了，你知她为什么死的呢？”

“不知道，快说罢。”



“表小姐不是跟华家两个少爷和王经理少爷很要好的吗，原来三个人，也一百二十分的倾倒那小姐，今年正月你病沉重的时候，他们闹出事来了，他们三个人，都向表小姐求婚，她轻轻的都推却了，谁知道三个人都起怀疑心，以为小姐另有所欢故此拒绝，必要得才甘心，各人都对人说那小姐是已经允许他的，写了些歪诗香艳文，叫小报登了出来，里头都是些肉麻话，说那小姐怎样怎样和他们要好，人人知道这小姐如此多情，身份如此低贱了，表小姐后来知道了这事，一生气，索性不理他们了，后来她气病了，大夫主张叫她人医院调养，他们又说表小姐快要生小孩子，故此入医院呢，他们说的非常难听，说这肚里小孩，不知姓什么好呢？你姑丈不久也没差事了，他抱怨他女儿不答应王少爷的婚事，所以上头恨他，辞他差呢，王太太是个她丈夫说一，她不敢道二的人，也帮着埋怨他女儿，表小姐一肚皮冤枉，还受埋怨，她本来是心病不能受刺激的，这几样事一来，她病了一个礼拜，正月二十九早上就死了！王太太哭的死去活来，只是后悔不该怨她女儿，我怎知道这么详细呢？正月初太太不是病么，她不能出门，打发我上姑太太家去瞧瞧，那里坐客满堂，施家二姨拉我到没人地方原原本本的告诉我。”

婉兰这时候欲哭没泪了，只咳声叹气的说，

“想不到表姐也这样命苦，本来男女交际，不能没有范围的，她常常晚上去跳舞看戏，叫少爷们送回来，叫旁人看见已经闲话不少了。”

“是呢，”三姨娘说，“总而言之，中国女人太容易叫人糟塌了。大小姐呀，我不是怕人糟塌，我也到不了你们家呢。”

“三姨，我想问你这事好久了到底不敢开口，爹爹怎样娶你的呢？”

三姨娘眼圈一红，两道眉蹙的更紧了，拿手揿一揿眼，咳嗽一声，才含泪说道，

“我祖父也曾做过几任知县，我父亲兄弟三人十几岁上祖父死了，他们跟那些坏人学，天天花街柳巷里，消遣日子，后来三个人分了家都娶了老婆自过日子，不到一年工夫，哥儿三个，已

经把分家的几万银子，花去十分之九，我三岁死了父亲，五岁死母亲，以后跟二叔叔家过，粗衣粗食，倒也过了几年平安日子，婶娘自己没有儿女，待我也很好，十七岁那年叔叔全家搬到上海避兵灾，有一天不知怎样我叔叔买了好些新衣料香粉手饰给我，说他有个朋友，跟他很要好的，现在新开一间绸缎庄，一间首饰楼，叫我快做新衣，过几天他还带我去挑看，每样东西都可做五扣呢。过了一个月说已经跟我放聘了，择定四月初三娶，婚礼是新式的。在一个有名的饭店请些朋友吃酒，我穿了一身粉红色衣裙，头上蒙着白纱，就算出嫁了。过门的时候，人人都叫我太太，你父亲也和我非常和睦，第二年你祖母死了，打电报来叫你父亲奔丧，我也要同去，他不答应，末了他见驳我不过，才老老实实的告诉我家中已有一妻一妾，你回家要做第三房呢。我听见以后，大哭一回，木已成舟，告他也是没用，而且还叫人说闲话，他留我在上海一过两年，他也没信，三翻两次叫人请他，他总说忙不能分身，第三年好容易盼到他到上海，他又新讨了一妾了，见面时并无半句抱歉话，及催我快搬到你们一同住每月可省些钱呢，我于是做了三姨太太了。幸亏太太待我不错，我还私自安慰，谁知过两年你父亲又娶第五的了，她是妓女出身，什么手段把你父亲迷得昏昏沉沉，没事就拿我们消气，二姨也是人家姑娘，受不了气死好几年了，四姨是大废物，除了打牌看戏以外，他是不管的，惟有我！”

三姨话未完，已经呜呜咽咽的，哭的象泪人儿似的，他还说：

“咳，做女人的真苦啊！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脱离这苦海世界呢！”

婉兰呆了好久，面上冷冷的，徐徐噓口气道：

“三姨呀，已经的事，别提他了，伤心也没用了。总而言之，女子没有法律实地保护，女子已经叫男人当作玩物看待几千年了。我和你，都是见识太晚，早知这家庭是永远黑暗的，我们从少学了本事，从少立志不嫁这样局促男人，也不至于有今天了。”

三姨娘拭泪立起来，说，